

二十一世纪的摄影是什么？

Daniel Rubinstein 在最近的一次委托论文中回答了一个摄影中最复杂的问题。在计算机运算法则当道的当代影像世界，摄影作为媒介，什么才是之其关键这样的哲学问题。



图片： Lena Heubusch

直到摄影像洪荒一样冲刷出一片新大陆的前五十年内，还有人在回答类似这样的问题“什么才是启蒙？”（1784）伊曼努尔康德曾写道，‘启蒙乃是人脱离其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康德曾写下这样文字的大环境是上千年的封建制度正在瓦解，他努力奋斗去书写定义的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是建立在科学理论而不是宗教思想，具象的民主而不是专制，市场经济而不是物物交换。

启蒙意味着和黑暗时代的彻底决裂，转而拥抱理性，逻辑和理性。这个和过去的决裂推出了一个关于科学，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新世界，被康德总结为‘sapere aude!’ - 意为‘请勇敢地用自己的理解力’。摄影的发明应势从这股用水泥灌满中世纪圣象和天使雕塑缝隙的科学革命中产生。

摄影照片其实融合了启蒙的关键属性，在一定管控条件下理性创造具有相似认知的结果，工业化生产程序取代苦力和机器的生产模式，狂热大批量复制模仿资本主义市场商品的无限量循环。换句话说，技术制造出的‘照片’捕捉了在一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社会下科学，政治以及伦理的关键，影像作为第三只眼，沿途开创了这个时代的美学现代主义。

摄影之所以被认为是最适合表现社会变化的视觉形式，是因为它被工业化重塑，是因为它本身就像工业程序生产产品一样，这程序取代了人类和动物肌肉的机械运动，以及它所不能及的超声波速度，以及大批量的生产工艺。摄影从主体，能量和机器这个大熔炉里出来，成为这个由科学，政治和经济活动的这样的有代表性和主观性的基石组成的社会秩序中最有力的视觉符号。一张猫的照片代表一只真的猫，遵循纸币代替黄金的同样逻辑。就像国民议员代表他们的选民，H₂O 代表水。



图片： Zhanna Bobrakova

然而，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再发现的世界秩序中，这个由牛顿的运动法则，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议会制民主所创造的新世纪。‘摄影的相机’是否已经走到它生命的尽头。即使摄影的部分形式依然可见，这些部分处于一种腐烂的状态，停滞但是在一系列新的力量下渐渐地改变。‘信息时代’的特点是出现了另一种机器，一个复制的活动和流程，不是人类的躯体而是大脑。

正如在先前的‘工业时代’，机器取代了劳工并不是通过复制他们的运动方式（飞机也没有像鸟儿一模一样的翅膀）但是通过利用不同的能源（石油）和不同工艺（内燃机），机器给我们的启示可以关联到计算机运作方式不能按照人类理性分类。就比如，辩证法，主观性，表现性。量子理论并未否定牛顿理论，只能说明这些规律仅仅遵循了被分割的部分现实。量

化宽松政策并不能导致纸币的消亡，只是削弱了纸币代表黄金和实物资产的可能性。阿拉伯之春并能否定代议民主制，但是暴露出了民主投票和原教旨主义的关联。计算机不能否定理性和形式。但是增进关于模糊逻辑，不可判定性，人工智能和图灵机悖论的讨论。

在这一个机器思维，算法处理，和庞大计算速度的新时代里，巨大的变化也发生在了影像领域。如果说工业时代是一个普遍可见的年代，就像福柯提供给我们的关于学校，工厂，医院和监狱的论证一样，叙述同样呼应视觉透视原理。摄影在这个光学权力制度下有一个明确的角色，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在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相机定义现实有两种至关重要的方式，一种是奇观（对群众）和作为监视的对象（统治者）。

在西方人眼中曾认为唯一一个包含这种不典型特征的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生产的隐秘之处‘有所指，获取利润的秘密属于最高机密。甚至摄影都不能它这耀眼光芒闪耀点亮这个巨大秘密，因为生成资本的过程也是摄影自身生成的非常过程。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摄影和资本都是靠操纵技术，大规模繁殖，再造以及不受限制的交换。



图片： Hengxi Li

工业时代的消亡就像窗帘遮住了这奇异景象，视觉监控取代了预警模式，工业生产模式被‘算法交易’取代，军队被远程杀人机器人取代，透视几何被电脑屏幕的平面拓扑结构取代。

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一瞬间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物就一点都不重要了，只能说明，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事物和原理存在于人类视觉领域之外。问题是，当权利的轨迹从视神经转移到传输数字图像的光缆后，什么成就了摄影？任何欧洲中心城市，当你并看不到其实这些公共空间通过跨国资本变为私人财产，只是选择开放给公众的时候，你怎样理解公共空间？当主权，公民身份，自主权这些基本权利受到跨国企业威胁的时候，Andrew Philips 写道，对公共空间观念的改变，正是我们怎样理解真理，判断和权力的表现。

悲哀的是，答案只能是‘其实也没什么大变化’。因为最近去看了一个摄影的毕业展，这个展览给出摄影仍然是高于一切的结论，这是这个大学怎样面对这个再现世界的方式。到今天摄影的名片骄傲的宣称摄影能够展现世界的任何面，以照片的方式展现给人们。确实，有东西是摄影不能被展现的么？彗星的表面？快去看。浴室的镜子好像反射出了某热苍白的屁股？快看。一个棚户医院的病床下好像有一泡尿？快看。青少在海滩上若有所思的看着远方么？再三查看！



图片： Hana Vojackova

但这并不是全部，清晰意图的照片出现在巴士站，杂志，手机，提醒板，平板电脑，或者是猫粮的包装袋上的时候，我们可能快速离去，某种程度上你认为的难以理解是当你在一个画

廊墙壁看到的，亦或是你在 primark（英国廉价服饰店）的橱窗看到的。事物的理解可以惊人的多变，事件和环境是摄影可以伸手抓到的东西，第一样看过去视野总是无设限的，总是能抵达全部。然而这些表面的丰富的科技颜色隐藏着他们自身的黑暗秘密，或许最好的总结来自 Henry Ford 的一个比喻‘你可以拥有任何颜色的福特 T，只要他还是黑色的。’在摄影的语境下，意味着只要喜欢你有任何样式的摄影，在任何设备上，任何话题或主题，只要它体现或者再现了些什么。

问题是后福特社会政治机构和与文化相关性已经从关注客体（视觉上引人注目）转移到关注加工（生产或再生产分配对象）。然而再造过程的天性，就是更隐晦，相比客观物体更加缺乏物理表现力。出于这个原因，似乎对我来说摄影更多是在关注它自身，以及物体在空间的再现，摄影正在失去它和这个世界的关联性。一个通过速度，加速度，分配和自我复制让表面的视觉形象身处阴影来获得重大意义的世界。

二十世纪的摄影存在于打印的纸张上，效颦高度中央集权社会的分层管理统治模式，关注点聚焦在观察者的主观性。二十一世纪是摄影排列方式就像制造工厂的传送带上放着的古怪散装零件。真正的摄影印刷品现在除了在一些画廊和一些怀旧的摄影部门看到，仿佛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现在容纳摄影的地方，会有一个清晰的屏幕，在它的另一面会有人沐浴着这蓝色光芒，而它的侧面会有一个可遥控的插头导入不可思议的超大流量数据，通过算法不停地工作，被这些在背后和未知的木偶操控大师所写入和从新写入。这就是我们的真正法则。

时不时的这些运算法则从无休止加载的流动数据拉扯出一些资料，一个视觉形式类似于我们常称之为的‘照片’，这种组织形式是表面的。摄影的启示录四骑士就是，索引（index），

刺点 (Punctum), 文献(document), 以及照片这种再现形式(representation), 与那些在计算机后面通过运算法则获取图像的过程是不能归为一类的。这并不是说运算照片是某种无形的或者不人道的, 而是提出了这两个实质性是人类在沐浴生物科技政治之光的发展中要必须对此从新评估的。

当然, 还会有图像, 并且图像可以是其他东西, 比如一只猫, 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尸首, 图像还是会令人着迷就像我们知道许多图像就是这样。在一个多元的批判意识下, 一种意识超越一种方式存在, 亦认定亦批判以精美绝伦为标准定义照片质量的一种方式, 正式因为‘摄影’这个词现在所表示的并不是另一种可视化形式, 而是提供给你一个全新的可以栖息的物质以及和他关联的主体, 机器和大脑所构建的身临其境的经济模式。Johnny Golding 命名了这个新的物质性, ‘ana-materialism’。我们可以简单地称为它‘现在’。



图片：Dario Srbic



图片：William Augustus Webster

在这个吸收‘永远在线’和‘不论何时何地’的 ana-materiality，这个世界并没有来的比图像早一点，也不是被图像制造出来的。相反，摄影一个新层次观念所组成的视觉形成，一种关于空间和事件的新关系，也是一种关于思考，游戏，艺术的新分类，新的代理关系正在形成。

如果一概而论驳回摄影在工业时代所作为的一种继承的创作方式，将会是非常草率的。否则，摄影，作为一种视觉法则，无处不在的塑造我们的世界，我们时不时的可以窥见这运作的过程被抛出。但就像鹅软石被冲刷的海浪分散开来，这些图像简单来说就像是这些强迫冲刷并且表现的像是根据它自己的某种逻辑排列的的鹅软石一样。它客观存在，然而并没有必要过分解读这些鹅软石所创造的形状，而当务之急是要学会如何冲浪。正如 Gilles Deleuze 说，‘没必要恐惧或者希望，只需要去寻找新的武器。’

二十一世纪的摄影就是这股浪，通过重塑视觉形式展现出数据的一种连续方式。它和墙上那些黑框装裱的印刷品已经没有太多相同了，那些黑框就像是摄影的棺材。你不会从一个‘画面中心到地面要六十英尺’这个在策展圈或其他圈广为流传的所谓行动准则中找到，也不会从所谓遵循‘眼平高度’来安排墙上的照片这种遵循了文艺复兴的过分修辞的透视画的经验找到答案。

二十一世纪的摄影也和那些后殖民主义留下的道德主义相似甚少，这种摄影方式反而让这种殖民主义在表达在范例上成为可能。简言之，二十一世纪的摄影不是为了表现这个世界，而是探索这种关乎大规模生产，计算，自我复制以及模式认同的劳动实践。通过它我们认识到想要理解‘现实世界’无非是从混乱世界拉扯出那一点所谓信息：随机和混乱混为一谈有多

重要，串联起 DNA 的那条线，亚原子粒子和计算机代码。

在摄影中能一窥一个意外的相遇怎么能够迫使生产出临时性，这种有用意的排列组合我们称之为‘图像’。在二十一世纪，摄影不再是看酸了眼的无趣景象，而是探究用什么把什么变成‘影像’。从此也成为了摄影在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艺术任务。

Daniel Rubinstein 博士现在是圣马丁的摄影研究生的主任，也是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杂志的编辑。

翻译自伦敦摄影师博物馆官方博客，原文题目 What is 21st century photography?

(<http://thephotographersgalleryblog.org.uk/2015/07/03/what-is-21st-century-photography/>)

徐浩

2015/7/9